

高爾基短篇小說集

巴金編

同志集

汝龍譯

開明書店

高爾基短篇小說集

巴金譯

同志集

汝龍譯

## 同 志 集

每冊基價七·六〇

(瑪 3854)

---

著 者 蘇聯 高爾基(M. Gorky)

譯 者 汝 龍

出 版 者 開 明 書 店  
(北京西總布胡同50甲)

發 行 者 開 明 書 店

印 刷 者 華 義 印 刷 廠  
(北京東單鬧市口30號)

---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初版(1—5000) 113 P 32 K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 目次

|              |    |
|--------------|----|
| 同志.....      | 一  |
| 切爾卡希.....    | 三  |
| 莫爾朵瓦的姑娘..... | 四  |
| 瑪爾娃.....     | 二六 |

# 同志

(故事)

這城裏，樣樣東西都古怪，叫人弄不懂。許多教堂朝着天空舉起五顏六色的拱頂，可是工廠的牆壁和煙囪直聳起來，蓋過了鐘樓<sup>①</sup>；教堂呢，給商店的粗笨鋪面層層擋住，埋在死氣沈沈的石牆的八卦陣裏，就跟鮮豔的花朵栽在一堆灰塵和垃圾裏一樣。每逢教堂的鐘召人去作祈禱，鐘的金屬性呼喊聲就落在鐵皮房頂上，消失在房屋和房屋中間的狹窄的 Canyon<sup>②</sup>裏面。

房子高大，往往也挺漂亮，可是人呢，卻醜得很，老是一付委委瑣瑣的樣子；他們跟灰色的耗子似的，從早忙到晚，匆匆跑過城裏那些狹窄彎曲的街道，張着貪心的眼

① 指教堂裏的鐘樓。

——中譯者。

② 西班牙語：峽谷。

——中譯者。

睛，有的在找麵包，有的在找消遣。另外還有些人，站在十字路口，拿敵意的、監視的眼光瞄準了弱者，要他們乖乖的服從強者。強者是富翁，人人相信只有金錢纔能給人權力和自由。他們全都希望得到權力，因為大家都是奴隸；闊人的奢華引起窮人的忌妒和仇恨，依那兒的人聽來，再也沒有比金子的叮噹聲更順耳的音樂，於是每一個人都成了另一個人的冤家，大家統統給殘忍統治着。

有時太陽照耀全城，可是生活卻永遠是黑暗的，人呢，跟影子似的。晚上，他們點起星羅密佈的明亮燈火，可是那時，挨餓的女人卻走上街頭，爲了金錢出賣她們的擁抱；各種好喫的食品的香味刺進人的鼻孔，到處都有饑民的怨恨的眼睛在默默的、饑餓的閃光；全城微微的響着一片苦惱的含糊呻吟聲——那聲音弱得很，雖然給痛苦煎熬着，卻喊不響。

生活是苦悶的，而且充滿了不安；大家都是仇人，大家都覺着生活得不合適，只有少數人纔覺得合適，可是他們呢，卻跟畜牲那樣不講理，比其他一切都殘忍……

人人要生活，誰也不知道該怎樣生活纔對，誰也不能自由自在的走上自己要走的路；每逢往「將來」邁進一步，總要使人不由自主的回頭看一眼「現在」，「現在」呢，

就伸出貪心的妖怪的強勁無情的手去，拉住往前走的人，張開膠黏的懷抱摟住他。

人一看見生活所做的醜惡的鬼臉，就在痛苦和迷惑中無可奈何的止住了步。生活，用幾千隻悲哀無助的眼睛看到人的心裏面去，無言的懇求着，於是「將來」的光明景象就在人的靈魂裏死滅，人因為感覺自己無能而發出的呻吟聲，就在受盡生活磨折而且悽慘困頓的人們的哀號呼喊那沒有板眼的合唱中湮沒了。

這兒永遠是苦悶和不安，有時還有恐怖；黑暗陰森的城市，以及砌成寺院整齊得叫人討厭的一堆堆石頭，站在那兒，一動不動，把人們團團圍住，跟監獄一樣，連太陽光也照不透。

生活的音樂，成了憤怒和痛苦的亂叫，成了刻骨銘心的仇恨的低聲咒詛，成了殘忍的嚇人怒吼，成了強姦的淫蕩聲浪……

## 二

在煩惱和不幸交織成的陰鬱混亂裏面，在貪心和貧困造成的巧取豪奪裏面，在卑微可憐的自私自利的泥沼裏面，有幾個孤獨的夢想家人不知鬼不覺的在地下室裏出

沒——那兒住着創造了本城的財富的窮人；他們雖然到處碰壁，受人嘲笑，可是仍舊充滿着對於人類的信心；他們宣傳造反，他們是遙遠的真理火焰所迸發出來的叛逆的火星。他們偷偷的隨身帶着單純而偉大的道理的細小而結實的種子走進地下室去，有時臉容嚴肅，眼睛裏閃着冷光，有時溫和親切的，把這明亮的、燃燒着的真理栽在奴隸的沈重心靈裏——殘暴貪婪的人已經把那些奴隸硬給造成瞎了眼睛啞了嘴巴的發財工具了。

這些蒙昧的、遭着蹂躪的人狐疑的聽着新字句的音樂，聽着他們那些困頓的心靈久已模糊的渴望着的音樂；他們漸漸擡起頭來，掙脫詭詐的謊話所織成的網，那網是強有力的、貪心的暴君纏在他們身上的。

在他們那充滿苦悶鬱積的憤恨的生活裏面，在他們那被種種的虐待所毒害的心靈裏面，在他們那被強有力者的華美而空洞的智慧所攪亂的頭腦裏面——在這種困苦淒慘的、忍辱含垢的生活裏面——有兩個簡單而光輝的字眼給丟了進去：

「同志！」

在他們，這兩個字算不得新奇，他們早已聽見過，而且親口講過，可是在這以前，

這兩個字有着空洞沈悶的聲音，如同一切熟悉的陳腔爛調，即使忘掉，也算不得甚麼損失似的。

可是現在啊，這兩個字卻有了新的聲韻，堅強而明白；它們唱出新的意義來，它們含有一種跟金鋼鑽那樣堅硬、發亮、多角的甚麼東西。

他們接受這兩個字，溫和而小心的講出它們來，把它們溫柔的珍藏在心裏，彷彿母親對待她搖着的搖籃裏的嬰兒似的。

他們越是深刻的探索那兩個字的燦爛的靈魂，就越是覺得那兩個字明朗而優美。

「同志！」他們說。

他們覺得：這兩個字是來團結全世界的，是來把所有的人舉到自由的高峯，拿新的環節，互相尊重的環節，尊重人類自由的環節，把人們聯成一片的。

等到這兩個字在奴隸的心裏生了根，奴隸就不再是奴隸，於是一天他們就對這城和城中的一切有權有勢的人物，宣佈道：

「夠啦！」

於是，生活停頓了，因為他們——只有他們，沒有別人——纔是使得生活進行不

息的力量。水止住了流，火熄滅，城市陷入黑暗，強有力者呢，就跟小娃娃那樣孤苦伶仃了。

恐懼占據了壓迫者的靈魂；那些壓迫者，在自己的激動的惡臭裏透不出氣來，絞殺了他們自己對於那些叛徒的仇恨，眼睜睜看着叛徒的勢力有這麼大，只有恐懼和驚奇的份兒。

饑餓的鬼怪附上他們的體；他們的子女在黑暗裏慘悽悽的哀號。

房屋啦，教堂啦，給愁雲慘霧籠罩着，朦朦朧朧，化成一片石頭和鋼鐵的，沒靈魂的混亂；一種凶兆的沈寂用死亡的手掌一把抓緊街道；生活停頓了，因為產生生活的力量已經覺醒，奴隸已經找到魔術樣的，不能征服的字眼兒表白他們的意志——他們已經從壓迫裏解放出來，看見了自己的力量——創造者的力量。

在強有力者，在那些自以為是生活的主人的，這纔是倒楣的時候；夜晚成了綿綿不盡的一千個夜晚，黑暗是那麼濃密，在這座死城裏閃爍着的燈火又少得那麼可憐，膽怯得那麼可憐，以致這座經過好幾百年建築起來的城市，這個吸飽人血的怪物，極盡醜惡的在那些強橫的人面前顯現出來，成了可憐樣的一堆石頭和木料。房屋的

沒有光線的窗戶朝大街饑餓的、陰鬱的瞪着眼，大街上呢，現在是由生活的真主人帶着新生氣在昂頭闊步了。他們也在挨餓，其實比別人還要餓得厲害些，不過挨餓原是熟悉的感覺，他們肉體的痛苦遠不及那些舊日生活的主人的痛苦那麼尖銳，而且也沒有因此熄滅在他們靈魂裏熊熊燃燒着的火焰。他們的心裏燃燒着他們自己的力量，自覺，馬上就要勝利的希望，在他們的眼睛裏照耀着。

他們在城中街道上走着，這座城原是他們的陰暗擁擠的監獄，他們在這兒受過嘲弄，挨過辱罵，曾經有那麼多的損傷堆積在他們的靈魂上面；現在他們看見了他們的勞動的偉大意義，這使得他們感到他們的神聖權利：他們是生活的主人，法律的製訂者，生活的創造者。於是啊，那賜給生命，團結一切的兩個字，就帶着新的力量，現出光耀奪目的燦爛，響起來：

「同志！」

這兩個字在現代的謊話中響起來，成了未來的快樂消息，成了等候一切人的新生活的快樂消息。那個生活，究竟是還遠呢，還是很近了？他們感到這得由他們來決定；他們正在往自由走去，他們自己在延遲新生活的來臨。

妓女，昨天還是半饑餓的動物，煩悶的站在齷齪的街道，等候別人到她身邊來，狠心的用一個小錢強買去她的撫愛——妓女也聽見了那兩個字，可是她不好意思的微笑，不敢說出口來。有一個男子，一個以前從沒走到她面前來過的男子，走到她面前來了，還把他的手放在她的肩頭，用對親人講話的口氣對她說：

「同志！」他說。

她低聲的、難爲情的笑着，免得快活得哭出來，她那受傷的心靈在這以前從沒領略過這樣的快活。她那昨天還麻木而饑餓的呆望着世界的眼睛裏面，眼淚，純潔新生的歡喜的眼淚，在發亮。流浪者一旦走進世界勞工的大家庭時的這種歡喜，在城中街道上各處照耀着，而城中房屋的昏花的眼睛卻帶着逐漸增長的惡意和冷酷冷眼旁觀着。

乞丐——昨天還有那些喫得飽飽的人爲了躲開他，也爲了撫慰自己的良心，向他丟出小小的一文錢去——也聽見了這兩個字；在他，這兩個字要算是第一次的施捨，

因為它們使得他那困苦的、給貧窮腐蝕着的心由於歡喜和感激而跳起來。

馬車夫，那可笑的傢伙，乘客捶他的後背，他卻因此拿鞭子抽打他又餓又乏的馬——這人挨慣了打，他的感官給車輪在石板路上的轆轤聲震得迷迷糊糊——他也喜洋洋的笑着，對過路的人說。

「要坐車吧……同志？」

說完話，他又給自己的話的聲音嚇了一跳，就抖起韁繩，準備趕快把車子趕開，可又不由得低頭看那過路的人，他那寬寬的紅臉上抹不掉快樂的笑容。

過路的人呢，也和藹的回報他的注視，點點頭，說：

「謝謝，同志！我走不多遠就到了。」

馬車夫仍舊微微的笑，幸福的睜眼，在車座上扭着身子，趕動馬車，車子就很響的轆轤響着，順着大街跑下去了。

人們挨得緊緊的，在路上走着，那兩個偉大的、注定了要聯合全世界的字，在他們當中像火星似的爆來爆去：

「同志！」

一個警察，生着絡腮鬍子，神情嚴肅，派頭挺大，看見街的拐角有一羣人圍在那兒，聽一個老頭子演講，就走過去，聽了一忽兒，慢慢的說：

「在街上開會是法律不許的……散開吧，諸位先生……」

頓了一頓，他垂下眼光，柔聲補充一句：

「同志們……」

有些人把那兩個字記在心裏，給它們添上血肉和號召團結的喇叭聲；在那些人的臉上，燃燒着年青的創造者的驕傲；他們大量放進那兩個字裏面去的力量，明明是不能摧毀，而且無窮無盡的。

爲了撲滅他們，灰色的、盲目的、武裝的人羣正在集合起來，默默的排成整齊的行列——壓迫者的憤怒就要降臨到爲正義而戰的叛徒身上來了。

在這大城的彎曲狹窄的街道上，在無名的建築工人造出來的冷酷沈默的牆壁四周，天下一家的偉大信仰正在伸張，正在成熟。

「同志」

這兒那兒起着火，那種火注定了會燃成熊熊的火焰，帶着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堅強

明亮的感覺，籠罩人世。那火焰會籠罩地球，燒焦它，把離間我們的惡意、仇恨、殘忍，全燒成灰，燒化所有的心，統統熔成一顆心，熔成正直而高尚的男男女女的心，讓他們在自由工人的親密友愛的大家庭裏團結一致。

在奴隸所建築的這座死城的街上，在由殘忍統治着的這個城市的街上，人與人中間的信仰，人終於會戰勝自己和世界上的邪惡的信仰，生長起來，強大起來。

在心驚肉跳的、沒有歡樂的混亂生活裏面，簡單的、震動心弦的兩個字照耀着，彷彿一顆明亮快活的星，一個火炬，投進了「未來」似的：

「同志！」

## 切爾卡希

南方的藍天，被灰沙塗黑，現出了鉛的顏色；炎陽，彷彿隔着一層灰色的細紗似的照下來，照到淡綠的海洋；海面卻映不出太陽的光影，因為木船的槳啦，輪船的暗輪啦，土耳其帆船的尖龍骨啦，在那擁塞的海港裏來來往往航行的其他船隻的尖龍骨啦，把平滑的海面切碎了。海浪給花崗石擋住，浪峯又給路過的重船壓下來，它就只好敲打船邊，拍擊海岸，咆哮着，吐泡沫，給種種的廢物弄得混濁了。

鐘鍊噹瑯瑯的響着，載貨火車的緩衝器①噉噉噉的響着，鐵片落在卵石上發出金屬的哀鳴，木頭碰着木頭生出悶悶的響聲，車輪輾轉的響着，輪船的汽笛先是尖利刺耳的長鳴，然後變成暴躁的吼叫，碼頭工人、海員、海關的警衛等，鬧烘烘的，嚷成一片——這一切，合成工作日的震聾耳朵的音樂，那聲音顫抖，起伏，在海港的上空低低的飛翔。還有些別的聲音，一陣一陣的從地面上升騰起來，去會合那音樂——時而是沈濁的轟隆轟隆聲，弄得四周的一切東西震動着，時而是尖細的厲叫，撕裂了裹着灰

塵的、燥熱的空氣。

花崗石啦，鐵啦，碼頭上的卵石啦，輪船啦，人啦，向莫爾邱瑞<sup>①</sup>同聲合唱着熱烈的讚美歌，發出洪亮的聲音。不過在這片鬧聲裏，人的聲音幾乎聽不見，微弱而可笑，就連根本上創造那一片洪亮的鬧聲的人，看上去也是可笑而又可憐。他們的骯髒的、穿着襤褸衣服的、靈活的身體，給他們背上馱着的沈甸甸的貨物壓彎，在灰塵的雲霧中，在炎熱和聲浪的汪洋中，鑽來鑽去。拿他們跟鋼鐵的大怪物，堆積如山的貨物，隆隆響着的火車，以及附近那一切他們自己所創造出來的東西相比，顯得渺小寒傴。他們自己所創造出來的東西反倒奴役了他們自己，剝奪了他們的人格。

巨大的輪船躺在那兒，冒着白汽，一忽兒尖叫，一忽兒吁氣，一忽兒長聲歎息；它們發出來的一切聲音，都好像在嘲弄而且看不起灰色的、撲滿灰塵的人——他們正在輪船的甲板上爬來爬去，拿他們的牛馬般的勞動所生產出來的貨物填滿深深的貨艙。碼頭工人排成很長的行列，背上揹着好幾百噸重的麥子，去填塞輪船的鐵肚子，爲的

① 一種內部裝發條、有彈性的器具，裝在車臺前後，緩和火車車輪的衝突。——中譯者。 ② 羅馬神話中商業的神。——中譯者。